



遇见三江



■阮松萍

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柳州市，位于广西北部，是湘、黔、桂三省(区)交界处，因境内榕江、浔江、苗江三条大江而得名，因风雨桥、侗族刺绣和油茶而闻名。

初冬时节，从云南曲靖辗转来到三江，在午后的阳光里，很快与世界第一风雨桥——三江风雨桥相遇。此桥长368米，宽16米，是一座集桥、廊、亭为一体的雄伟建筑。它矗立于浔江之上，底座是钢筋混凝土制成的月牙形单拱桥，桥面以上则集侗族特色木质构造建筑技艺精华于一体，卯榫嵌合。桥的两侧形似歇山式六叠阁楼，中央有亭，其间飞龙绕寨，寓意风调雨顺，幸福安康；桥面中间可通车，两侧有廊，可供行人通行、躲避风雨。

华灯初上，夜空深邃。三江风雨桥上两排大红灯笼将夜色晕染开来，整座城似乎也昏昏欲睡起来。沿着长廊漫步，心境格外安宁，明明是异乡人，景物也与故乡大相径庭，却为何生出莫名的亲切感？

说到三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必定要提融合了纺织、印染、剪纸和绣花技艺于一体的侗族刺绣。

侗族服饰的底色基本是黑、深紫或深蓝，但侗族妇女会在衣服对襟、衣角、衣叉、袖口、裙摆处宽窄不一的花边上，用红、绿、蓝、紫、黄、白等彩线绣出龙凤、牡丹、金钱葫芦等造型独特、栩栩如生的图案，而且还常用金丝银线滚边或点缀许多多边形或圆形亮片，更显刺绣美轮美奂。

形亮片，更显刺绣美轮美奂。

历经一代代沉淀和传承，勤劳智慧的侗族人民将历史、传说、神灵崇拜等民族文化，通过花草虫兽、各种图形定格于刺绣图案中，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在三江刺绣博物馆内，94岁高龄的侗族老人覃奶时清用一把剪刀、一片纸，三下五除二便剪出了灵巧的动物和漂亮的花朵。侗绣中藏着作为底稿的剪纸，所以图案更有立体感，也因此，人工刺绣的侗服一般不轻易洗，因为剪纸底稿遇水即烂，导致绣线散开而影响美观。

人工刺绣的侗服价格不菲，一套差不多要上万元，所以人们只在重大节日和礼宾时穿着。不过，随着生活条件改善，加上一小部分侗服、侗绣采用了机械化生产，性价比较高，爱美的侗族人越来越喜欢日常穿着精美绣服。

除了风雨桥和刺绣，三江侗族油茶同样令人难忘。

油茶是侗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，一天之中，不分早晚，随时都能制作。除了果腹，还有御寒防病、提神醒脑、生津解渴、解除疲劳的功效。

侗族人喜爱种植茶树，故油茶中的茶一般都是自家采摘、加工的上好茶叶，而且茶油也是用自家老油茶树上的油果压榨而成，产量低却极香。制作时，先是将干干的糯米饭放入滚沸的茶油中，炸出香脆的米花捞出。锅中留少许油后，放入一把米炒至金黄，再加入干茶叶翻炒至焦黄，加水煮开，然后过滤出渣叶。最后，客人视喜好可在茶碗中加入糖、盐、米花、葱花、姜丝、芝麻、茼蒿或菠菜等时鲜蔬菜。

比较高档的油茶，佐料制作就更多更复杂了。除了炸米花，还可以油炸花生、黄豆、葵花籽、腰果、虾米等。另外，可以炒些瘦肉、猪肝、粉肠等，再煮些汤圆、糍粑之类的食物。

行走在冬日的桂北大地，流连三江，观赏风雨桥，满目所见锦绣侗服，再吃上一碗浓香的油茶，侗族风土人情带给人久违的惬意与开阔。

(作者供职于南方电网云南曲靖供电局)

柿饼乡情



■童喜

麦秆秆编织的小草篮散发着清香，篮中整齐码放着一摞金红的柿饼，个个覆着一层糖霜，十分诱人。这是母亲亲手制作并托人捎来的，她知道我爱吃。

母亲说，今年屋后那株老柿树又结了许多柿果，个个又大又圆，把树枝都压弯了，引得鸟雀乱飞。

屋后的老柿树是我童年的“伙伴”，掰树枝做弹弓，摘树叶编帽子，爬树捉知了，在树杆上系两根绳子打秋千，趴在树下看蚂蚁搬毛虫，总之，有许多极有趣的事。

母亲也喜欢老柿树，给它浇水、培土、施肥、捉虫、修剪枝叶，像照料家人一样精心。秋天，老柿树挂满了圆圆的果实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在山的吹拂下，在雨露的滋润下，青青的柿果一天天长大，染红、变软。深秋，红彤彤的柿果像一盏盏灯笼，点亮了乡村的清冷，也点亮了我们心中的欢乐。

母亲站上凳子，轻轻摘下熟透的柿子，埋在草木灰里去涩后，挑选出圆实饱满的，放在太阳下晒。待水分蒸发后，再用手掌轻轻按压成圆饼，我很想试一试，但母亲不许。那年月物质匮乏，我家人口多、负担重，母亲还指望这些柿饼卖个好价钱，换回油盐、针线、火柴和我的铅笔、本子呢。

有一年秋天，老柿树结的柿子又多又好，全家人喜上眉梢。我跟伙伴们炫耀：“今年我家的柿饼能卖个好价钱！”二伯家的堂哥小勇说：“带个给我尝尝？”我一口回绝：“我家柿饼是要换油盐针线的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呢。”小勇恼怒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小气鬼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母亲下地前将柿饼拿到院子里晾晒，临近中午突然变天了，我记得她说过柿饼淋了雨会变质发霉，连忙收起来，放到杂货屋临窗的桌子上。不一会儿大雨点砸了下来，母亲气呼呼跑回家，见我收好了柿饼，直夸我利索懂事。可当我们去杂货屋一瞧，大惊失色，那窗户开着，柿饼被雨水打了个透湿！我带着哭腔说：“我记得窗子是关上的。”哭声惊动了左右邻居，他们安慰母亲：“烧一锅开水，用干净纱布蘸水把柿饼擦干净，重新晒，我们大家帮你。”

晚上，全家人情绪低落，一边吃饭一边商量怎样挽回损失。这时，二伯拎着一篮地瓜干，拽着小勇进来赔礼。原来是小勇见我把我柿饼放到杂货屋，悄悄捅开窗户偷吃，却忘记了关窗。我正责怪小勇，父亲一个严厉的眼神制止了我，扭头对二伯说：“小孩子哪有不嘴馋淘气的，没事。”二伯拎来的地瓜干，父母也坚决未收。

没了柿饼，那年家里的日子过得更艰难，好在亲邻们的帮衬，也算是熬过来了。

次年柿子成熟时，母亲给二伯家送去一大盘柿饼。后来，日子渐渐好起来，她再也不用靠老柿树补贴家用，每年都将做好的柿饼分给亲朋好友尝鲜，就连在外地上大学的小勇还收到过母亲托人捎去的柿饼呢。

咀嚼着母亲亲手制作的柿饼，我常常回忆起美好的童年、淳朴的亲人和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情。(作者供职于淮南矿业集团煤业分公司)

家有“唠叨经”

操作，被注水管线里憋出的高压水击伤了手指。在现场目睹两名同事痛苦的表情，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越来越唠叨。

以前我总是想，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，但现在，当看到安全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身边，一种责任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：一人把关一人安，众人把关稳如山，只有大家都行动起来，才能远离安全风险。

我想将法告诉母亲后，她非常支持：“规章制度是前人用经验教训所写，任何人没有必要再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论证。”一听这话，我有点震惊，问她如何知道这么多“名言警句”，母亲有点不好意思：“你总嫌我说话没水平，我就偷偷地从书本上学了一些‘专业’语言。”

为了支持我的工作，母亲将我整理好的安全事故典型事例和警示教育宣传稿打印出来，每天发送给小区居民，遇到一些咨询的人，她也总会唠叨半天。“一分钟的疏忽，一辈子的痛苦”“只有安全有着落，生活才会有笑声”“安全经验是明灯，事故教训是镜子”，这些和安全有关的谚语，她说起来就是一大串。

母亲的文化程度并不高，讲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她能从生活的点滴中让人明白安全的重要性，她那些唠叨话，无形中为身边人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。潜移默化中，我们兄弟姐妹都能认真学习，踏实工作，平平安安过日子，仔细想想，都是母亲“唠叨”的功劳呢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延长石油七里村采油厂)

■张淑兰

自从我成为一名石油工人，母亲就变得越来越唠叨。

每天上班前，她总要对我认真检查一番，看工作帽是否戴好，衣服是否穿整齐，如果我不耐烦，她就会沉下脸：“多看一眼，安全保险！”出门推自行车，她还会跟出来：“骑车慢点，注意安全。”

而我一出家门，就把她的话当耳边风。我脚一用力，自行车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飞奔而出，有时为寻找刺激，不管路上有没有人，我还会疾行加速，风在耳边“呼呼”作响。有一次，由于速度太快，下坡时不小心摔了个仰面朝天。一个好心路人扶我回家时，母亲看见灰头土面的我和流血的伤口，又唠叨起来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！”

伤好后，母亲没收了自行车。她怕我想不通，每天吃早饭时还会唠叨：“步行上班不仅能锻炼身体，还环保！”说完，便使劲往我碗里夹菜，看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她层层叠叠的皱纹脸笑成了一朵花。

那次摔伤事件后，我在母亲的约束下，丢掉了身上的一些任性。每天一到单位，一边跟着师傅学习采油工的全套操作技术，一边利用空闲时间翻阅石油工人各个岗位安全职责，更多时候像个跟屁虫似的缠着师傅问这问那。在他们严苛目光和熟练的操作里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安全对石油工人而言首先是一种认真的工作态度。

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我目睹了两起安全事件。

有一天，几个采油工在一口生产井上换抽油机配件时，一名同事由于没戴安全帽，被高处掉下来的工具砸破了头。时间不长，站上的一名同事，因违规

寒夜灯花暖



■杨金坤

第一次看见灯花，是在儿时一个寒冷的冬夜。夜幕降临，母亲擦亮火柴点燃一盏煤油灯，如豆的灯光在老屋的空间无限延伸，抵达角角落落。母亲的额头、父亲的脸、我的眼睛，灯光所及之处都明亮起来。因为这灯光，天不再冷，地不再寒，老屋里暖暖的。母亲在灯光下纺线，父亲在灯光下吸烟，我在灯光下看书，斑驳的老墙上，母亲的影子有胳膊在转动，父亲的影子有烟雾缭绕，我的影子有书页在翻。

在那一抹暖黄色地灯光笼罩下，老屋温暖且生动。“噼噼叭叭”一阵响，抬头望去，灯头上竟结出一朵暖黄色的灯花。我揉揉眼睛，凑近灯头细观看，只见灯花的火焰分成鲜明的三层，外层火焰温柔地罩住灯花，漫舞在花束之上；中层火焰紧紧贴在灯花外面，温文尔雅地簇拥灯花；内层火焰在灯花中煅烧，热烈奔放直抵灯花内心。灯花越来越大，暖黄色越来越亮，灯花爆开了，破落的老屋顿时变得金碧辉煌。

“灯花爆，喜事到！”母亲惊喜地说。我问原因，父亲摸着我的头说：“灯花是咱老百姓心中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。”从那以后，我的记忆里，家里的煤油灯经常会爆出灯花，那偶尔绽放的一朵，总能将寂寞枯燥的夜晚

点缀成美丽的暖黄色。

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当兵三年第一次回家探亲，因交通不便，赶回家已是午夜。走进小院，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纸模模糊糊洒在小院的墙上、树上。看到这熟悉的暖黄色，我心头一热，喊一声：“娘，我回来了！”父母亲吱扭一声打开门，那一抹暖黄色迫不及待地扑在我身上。

我问父亲为什么还没睡觉，父亲说在等我，我又追问如何知道我这么晚还能赶回来，母亲笑盈盈回答：“因为今晚爆灯花了。”沐浴在灯光里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“风也萧萧，雨也萧萧，瘦尽灯花又一宵。”那一抹暖黄色的灯花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，留下最温暖的回忆。晚上做梦，我的台灯开出一朵灯花，灯光就那样轻轻覆盖在身上……

(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临清市检察院)



和风

郑金桥

(作者供职于中核汇能山东分公司)